



坊间纪事

一个人的队伍

吸时肺部穿孔的拉风箱，是伤口开裂时汩汩流淌的血液。

杨理

我眼前黝黑瘦削的男人，是我的老班长，自他五年前退伍后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月色明亮，一如他退伍离队的那个夜晚。在他开的小餐馆里，朦胧的灯光下，我们对坐相望，他看了看桌上三个绿油油的啤酒瓶，说这齐齐整整立着的酒瓶，颇有军人军姿，兵语兵样，一见如故人。

记得他离开部队前的那晚，月色格外明亮，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，却怎样都睡不着，于是便起来帮他再一次细细地收拾行囊。从军八年，他所得的军功章挂满了胸膛。那些合金铸就的五芒星，在他与我们合影留念的照片里似乎有了生命，闪闪发光。那晚，有一枚优秀士兵的勋章，我们怎么也找不到，他苦笑着对我摇摇头，不顾我的坚持放弃了寻找。月光打在他瘦削的脸上，朦胧了他棱角分明的自带坚毅的黑脸。他对我说从现在起，这些勋章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我共同经历过的出生入死，是比这枚死物宝贵得多的东西，是无论如何也丢不掉的心里的勋章。

而当时的我还不理解，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我的班长，怎么会突然换了副模样。

说来奇怪，有些人人生来就长了一副军人的面孔，而班长比任何人都更像一个军人。黑黢黢的国字脸棱角分明，眼神凌厉鼻梁高挺，薄薄的嘴唇像是粘在了一起，我们私下里经常探讨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他咧开嘴笑过。每当盛夏炎炎，训练时大家赤膊上阵，夕阳下的他的肉体反射出耀眼的古铜色光芒，我知道这是他的极限，再喝多了怕是需要我把他背回家。我帮他闭店，把空酒瓶整齐地摆到角落，细细数来那堆酒瓶也不过一个连的数量。我帮他清点得薄得透光的一页账单，然后他职业病似地拉着我检查了一遍店内的消防隐患。拉下卷帘门时我有些晕眩，看着这断电的小店黑洞洞的，像是深渊一般凝视着我。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把他扶上车安顿好，突然他又下车和我来了一个拥抱。

城市里华灯初上，斑斓的夜色再也没有了他退伍那夜的冷清，只是店里此时仍只有我们俩和桌上三个孤零零的空酒瓶。三瓶酒喝完了，我知道这是他的极限，再喝多了怕是需要我把他背回家。我帮他闭店，把空酒瓶整齐地摆到角落，细细数来那堆酒瓶也不过一个连的数量。我帮他清点得薄得透光的一页账单，然后他职业病似地拉着我检查了一遍店内的消防隐患。拉下卷帘门时我有些晕眩，看着这断电的小店黑洞洞的，像是深渊一般凝视着我。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把他扶上车安顿好，突然他又下车和我来了一个拥抱。

行进在深秋的冷风中，我收到了他的短信：“已到，勿念，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个退伍老兵，他说一看咱俩就知道咱俩是战友。”

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因为，只有战友才会在离别时拥抱。”



手机语言

打开天窗

李梅

英国首相丘吉尔说：“无书报之家，犹无窗户之室也。”可见在这位闻名世界的首相心目中，窗户是何等重要了。的确，房屋如果没有窗户，不但采光不好，更少有新鲜空气。不少房屋不但有窗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就连古人造“窗”字时，也是多多益善的。

古代除“窗”字外，还有现在还在用的“牖”以及已经不当“窗”字用的“向”和“囿”等。按照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，“在墙曰牖，在屋曰窗，或从穴。”古代的房子是前堂后室，室的前窗叫“牖”，后窗叫“向”，朝上的才叫“窗”。看样子，“打开天窗说亮话”用的还真是“窗”的本义哩。

不过，如今的“窗”，早已将“牖”“向”“囿”的意思代替完了，有了统洽万窗之义。合窗，轩窗，推拉窗，百叶窗，北窗，南窗……陶渊明夏天就最爱躺在北窗下，凉风习习，让人有种羲皇上人之感，真是其乐融融。我们每天清晨，打开南北窗，放出空气，清扫房间，室内洁净，空气清新。

当然，作为房子的眼睛，窗，不但能给我们带来生机，带来灵动，也让我们开阔了视野，交流了内外。所以，丘吉尔才用“窗”相喻能让我们认识世界的“书报”。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。日月星辰，山光水色，都能通过窗进入室内，照于帘钩，落于案几，映于衣巾。窗，不仅给我们带来光明，更给我们带来情趣。

是，窗本来是一张变幻无穷的画，一首吟咏不尽的诗。清代有识之士李渔就常在自己的窗前放置盆花、瓷鸟、蟠松、怪石，并不断变换它们的位置，让自己的窗户成了一件心仪的艺术品，供自己悦目，供自己赏玩。他以“巧

龚自珍：忧国莫轻是微官

远”，却嗜之如癖，这又怎么能成为科场上的幸运儿？道光六年、七年，他毅然决然，做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烧八股文。他科场四战四败，出于无奈，抱着二千篇八股文，去向此道第一高手姚学棫求教。姚大师读了他的文章后说，“我文着墨不着笔，汝文笔墨兼用”。着墨是阐发经义，着笔是议论时政，八股文写作之大忌。龚自珍遭遇当头棒喝，决定痛改前“非”，含泪把二千篇文章全烧了。第二件事，是第三次戒诗。龚自珍天才诗才，二十岁时写的诗词，被古文字学家段玉裁高度评价为：“几如韩李之于文章，银碗盛雪，明月藏鹭，中有异境”。他这次戒诗，戒得决绝，此后十多年间很少着墨。说来不是巧合，他后来再进考场，即中进士。但是，这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！一个人最痛苦的事情，是不想做的事情，必须去做，还要牺牲了自己的志趣，作为安身立命的的事情去做。龚自珍内心之痛，如经历一次炼狱！

龚自珍科场屡屡受挫，却终有成功之时。仕途之上，则从来与幸运之神无缘。清朝统治，实行文化专制，禁锢思想自由，摧残扼杀人才。荼毒人才的手段，是“徒戮其心，戮其能忧心，能愤心，能思虑心，能作为心，能有廉耻心，能无渣滓心”，致使朝堂上下，人性扭曲，政风败坏，讲揣摩奉迎，讲循规蹈矩，讲韬光养晦，和光同尘。那些第一流的人才，把智慧用在了如何当好马屁精上。乾隆朝，那个满族能臣和珅，总是能先承圣意，很快就从御用轿夫成为当朝第一红人。那个文采风流、纪晓岚，则以倡优的作派，靠写些吹捧文章，以博取乾隆欢心而固宠。

龚自珍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赞赏黄犊，童稚本色，呼唤个性解放。其《鸣鸣砭砭》《歌哭》《人草稿》《梦中作》《太常仙蝶歌》《己亥杂诗》之“少年哀乐过于人”等，都淋漓尽致地坦露了他做人的纯真精诚，可敬可爱，但是，这么做人实难，这么立于朝堂，则成为一个另类。他不懂恭迎圣意，与绝佳的人生际遇擦肩而过。参加庶吉士考试，如果成功，可以入翰林，仕途会很光明。考试的题目，是“安边绥远疏”，正值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，道光帝“英明决策”，从东三省调集三千骑，将叛乱平息。龚自珍始终关注边疆局势，答卷见识高卓，犀利深刻，有读卷大臣欲置一等，最终却被弃置一边。他开出的安边绥远良方，却偏偏裹上一层苦药，说照他的治理办法，新疆就不会出现叛乱，出现了也不用从外地调兵，多耗钱粮，又骚扰地方。这不是自诩比皇帝还高明吗？他对等级森严的官场规则一窍不通。任内阁中书，参加修订《清一统志》，做校对官，却写出五千言的建议书，大谈西北塞外源流，世系风俗，山川形势。朝廷新任命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，他又借机上书，并附上经过反复修改的论文《西域置行省议》。考进士不久，写下《上大学士书》，提出改革意见。改任礼部主事，又上书皇上官，论四司政体宜沿革革三千言。这些金玉良言，或者如石沉大海，或者以“头衔不称”被批，或者以“位卑言高”为上司所不喜。他感慨万千，伤心欲碎，不是说位卑末敢忘忧国吗？但是，他大概不会明白，只有实现国民一体，只有国的官员们真正把自己归位到为人民执权的“公仆”时，位卑者之忧才能真正具有价值！

人的天性压抑久了，常常以怪异的形态爆发。龚自珍被视为癫狂、呆子、怪魁。他张扬的个性，如天马行空，时常狂态大发。他非圣谤贤，什么“后代儒益尊，儒者颜益厚”，什么李白诗十之六七为谎言，白居易写的是最烂的诗，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那是妓女，怎么用来写贵妃？还有更离奇事。一日在某戏园与人聚会，众人谈及龚氏家学，多赞语。谈及其父、三品高官兼学者龚丽正，龚自珍评其所学曰：“稍通气。”再论及其叔父、礼部尚书龚守正，他大笑曰：“一窍不通。”边笑边将足置于桌上，背向后倾，不小心座椅歪倒，扑身倒地，引来满园哄堂大笑。清史稿龚自珍传称他，“所至必惊众，名声藉藉，顾仕宦不达。”

龚自珍时常忏悔，终是本性难移。世俗难入其法眼，他也难被世俗所容。为解除无尽的烦恼和痛苦，他只好时常见那个任性自由张扬的一人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“三寸舌，一枝笔，万言书，万人敌，九天九渊少颜色”。在这个世界里，“怨去吹箫，狂来试剑，两样销魂味”。他问世人，我这“侠骨幽情箫与剑，问箫心剑态谁能画”？他问自己，“何口冥鸿踪迹遂，美人经卷暮年华”，却一语成讖，辞官南归的路上，经历了访僧问道，佳人旖旎，痛快淋漓地写下三百一十五首人间好诗后，突然间离世而去，留下个千古谜团。

或许是，天生斯人，赋予他的使命，是做一个思想家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干吏。予他一副狂态，是为了警醒世人，永远不要将他忘却。



心灵小品

在路上

纪佳林

藏地十五天，印象最深的并非气势恢弘的布达拉宫或庄严的大昭寺，而是在路上。

去时的青藏公路，车窗外的远方变化多端——茶褐色的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山包，山包顶端总是被似乎像雾一样轻的，即将消散的薄云温柔地环抱着；有时是那底部墨绿色、顶部却比云还白的雪山，这时云总是飘在雪山的半山腰而非山顶了，它也从薄云变成了更为厚重更有质感的云团，大概是为了保护雪山顶端那种难以触摸只能仰望的圣洁吧。唯这世界上真的有神，那雪山一定是唯一能够与神交流的殿堂。车窗外的近处有时是一个一个深绿色的小草团，孤独却紧密地生长在广袤的原野上；有时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，这时你总能看到一群群黑色的牦牛在上面慢慢地走着……

归时的川藏公路，比去时的路更富生机——公路穿梭在深绿而显得有些发黑的树林中，草地也从偶尔出现变成了一直自豪地绿在眼前。右侧河流不断，时而疾奔，时而缓行。它就在那里流淌着，在石块处告别，激起洁白的浪花，之后又继续前行，期待着下一次重逢。

在路上，“孤独”最易入骨。当你行驶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，放眼所见皆无

国家的经济咽喉。

“向北，向海，向未来！”在滨海新区，这句话总是萦绕在耳边。我仿佛看见一位巨人，手擎巨斧，披荆斩棘，一路向北而来，为的是杀开一条血路，向海而生。

这种悲情也许只有上古神话“精卫填海”可以传达。而“精卫填海”的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渤海，“炎帝之女，化为精卫。沉形东海(古时称东海包含渤海)，灵爽西迈。乃衔木石，以填危害。”

如今的滨海，确有一群现代精卫鸟真在“填海”。他们修堤筑坝，挖土建港，聚石成岛，聚水成湾。硬生生地造出一片生机勃勃的黄金海岸！

汽车穿行在盎然的绿意之中。白浪河追逐着浪花，驶向海的方向，两岸绿草茵茵，草木葳蕤。我想把时光弯曲，与三十年前的场景做一个拼图游戏，却怎么也拼不上了。可以想见，在一片盐碱地上栽草种树，这是一种怎样的豪情与气魄？先要在盐碱地上挖个1.5米深的大坑，依次敷设排碱管，石子和沙子，做成防渗层，再在上面铺上地膜草帘子，以防碱水上泛，再从外地运来好土，如此，才能种活一棵树。

莱州湾像一个安静的孩子。泛舟其上，微风拂面，海水波澜不兴。在一片无垠的蔚蓝之中，突然看到黄灿灿的沙滩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这些沙子都是从距此地几百公里外莱州的沙滩上一船一船运来的。我又想起那个“填海”的故事，一船沙填上去，被海浪冲走了，再一船填上去……有时梦想的力量是可以超越物理极限的。

没有什么比摩轮更能隐喻滨海人的未来主义方向了。滨海人把它命名为“渤海之眼”，它像一个魔戒中的万能之主，凝视着滨海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我仿佛听到帕瓦罗蒂那首著名的《缆车》：“我们走，我们登高，让我们走……成功复往住，就在你的周围环绕……”成功不会复往住来，智慧、辛劳、汗水是它唯一听得懂的语言。

傍晚时分，白浪河畔，凝视着旋转之中的摩天轮，这无轴的“渤海之眼”更像是宇宙中巨大的时空“虫洞”，它是一切美好的出入口，勇敢地跨越过去，就是滨海人文明、富裕、幸福、和谐的未来。



纸上博客

韩浩月

现在的城市人，过的是现代化的都市生活，住高楼大厦，用现代家具，日常用品，多是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……古人的中式生活，已经淡去了，但对中式生活的怀念、想象以及实践，成为一种时尚。

比如过去的中国家庭里，多有红木家具。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不以为然，觉得家具宜家的就足够了。红木家具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，颜色单调，硬实难坐，形象古板，理应被淘汰。我一二十年前，就对诸如条案啊、八仙桌啊、万历柜啊、交椅啊等毫无兴趣，但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开始对过去时代的坚固耐用产品产生了兴趣，当然，也有了想要亲近与拥有的愿望。

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接触到了明式家具，仅仅是浅显地了解了一下，便深为古人的智慧与讲究所震撼。对比明式家具的极简，什

底的红木家具，让囊中羞涩者望而生叹。

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当中，曾有一个观念叫“传家宝”，这个传家宝，可以是一件古董、珠宝，可以是一幅字画，或者随便的什么既有财富价值又有传承价值的物件，珍贵家具当然也是。传家宝往往携带着父母长辈的祝福，被赠予子孙后代，在一代代的传承中，情感与时间又不断为“传家宝”赋值，使得它拥有了不可替代性。老电影中，经常出现老人在最后弥留之际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层层包裹的“传家宝”交给孩子的情节，非常令人感动。

电视机、自行车、电脑……在过去，这些可能还算是家庭中的贵重物品，但不断扩大的工业化生产，也使得它们成为最普遍甚至廉价的家庭用品。在诸多现代家庭当中，可以说是没有可供几代人收藏的奢侈品的。满足于功能性的运用，丧失对精致化的追求，让“传家宝”消失了。

向海而生

张祚臣

青岛的海在南边，而潍坊的海则在北方。从青岛坐动车一个多小时到了潍坊，再乘一个半小时的汽车来到这片未来主义风格的滨海新区，总有一种时空错位感。

潍坊有海吗？这近乎是个天问。许多人不知道潍坊有海，就算是潍坊当地人多数也没有知道这片渤海湾畔的盐碱浅滩。无数道那是淮北农场所在地，著名诗人孔孚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此“劳改”牧羊，碱滩、草庄、黄蓆、苇丛，还有那风清水冷的莱州湾，给了诗人多少关于海的灵感？

三十年前，我也曾来过这片盐碱地，只见滩涂万里，黄土漫漫，杂草丛生，阡陌无烟。汽车在咸鹼的土地上颠簸，弯弯曲曲的车辙深陷在大地母亲的身体里，仿佛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。从潍坊城区到达淮北的盐场竟用了大半天时间。

临海而不知海，面海而难亲海。其实，阻断梦想的不仅仅是这40公里的地理距离，更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痛楚的心理体验。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，这文明最早成熟于渭河、汾河和伊河流域，盛极于西安咸阳一带，此后逐渐东移，经过洛阳、开封，慢慢接近大海，直至南宋一朝走到杭州这座临海的城市。农耕文明是封闭和内敛的文明，有着对海洋文明本能的恐惧和防范。明朝初年，朝廷就实行海禁政策，“寸板不许下海”，只准朝廷“朝贡贸易”，“不许民间私通海外”。严厉的海禁政策堵绝了沿海人民正常的谋生之路，只得被逼为“寇”。诚如顾炎武所说：“海滨民众，生理无路，兼以饥饉荐臻，穷民往往入海为盗，啸集亡命。”“海禁一严，无所得食，则转掠海滨。”

几年前，在当年戚继光抗倭的地方，我第一次读到了记叙抗倭事迹的《倭变事略》。在一次围剿中，最后一批“倭寇”被困在一间破庙里，他们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这样的诗文：“海雾晓开台，海风春复寒。袁勋欲薄海，老眼做惊湍。从市人家近，沙平客路宽。明朝晴更好，飞絮渡征鞍。”

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明朝的“倭寇”基本上是追求自由贸易的中国人，如果不是当年严厉的海禁政策，也许中国的海洋文明就此发端。而同时期的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大陆，麦哲伦进行了环球航行，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，海上霸主地位逐渐从西班牙人、荷兰人手上转移到英国人手上。世界也完成了由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转变，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，海洋和港口都成了一个

中式生活的安静与快乐

傅绍万

现在的城市人，过的是现代化的都市生活，住高楼大厦，用现代家具，日常用品，多是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……古人的中式生活，已经淡去了，但对中式生活的怀念、想象以及实践，成为一种时尚。

比如过去的中国家庭里，多有红木家具。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不以为然，觉得家具宜家的就足够了。红木家具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，颜色单调，硬实难坐，形象古板，理应被淘汰。我一二十年前，就对诸如条案啊、八仙桌啊、万历柜啊、交椅啊等毫无兴趣，但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开始对过去时代的坚固耐用产品产生了兴趣，当然，也有了想要亲近与拥有的愿望。

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接触到了明式家具，仅仅是浅显地了解了一下，便深为古人的智慧与讲究所震撼。对比明式家具的极简，什